



王文正公曰。真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曰不敢爭議者少之。為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寇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曰。王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官者。周懷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宋元憲公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

退及再登用遂沉浮偷安云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
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
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
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
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
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
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
蓋難也東坡志林

始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歐

陽脩得對上曰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脩具以
朝議為對上曰卿意如何脩曰誠如外議上
又問彥博弼果如何脩曰陛下已用彥博等復
問其如何臣所未喻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
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
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
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
儉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
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所料南豐雜說

定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李迪為王仲宣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略有間矣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至台郡守以十日之法遣廂巡起遣必爲遷一寺數月朝廷起遷人石忒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忒至揚言怖公次日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忒爲此以相迫脅耳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撓忒亦終不能爲害

責博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九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及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博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所郡將遣其客來勸

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温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其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柰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唐介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使。唐介力爭不已。上怒。詳見

諫諍 門 貶介英州別駕。介之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大

風波濤汎濫。舟人恐不免。飼魚鱉。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眾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呂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

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察。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日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聽事。已聞其家哭。

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呂榮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墮在水中。時猶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

此家傳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嘗。黑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頭。

清廉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

冰蘈聲

言行錄

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其妻貸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稱其清。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及爲終身之恨。清節可敬。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唐質肅公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閩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恐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譴潭倖。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曾公子固在官。有所市易。取費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爲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陳忠肅公爲越州簽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倖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

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力人使信已也夫廉耻

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賊不受賊豈分外事乎

蘇公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知吾無句之饋也

太宗時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嘗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步徒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

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歸田錄榮陽呂公希哲文清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興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常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賣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儉約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
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又談苑云。
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頽壞壁。沆
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
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
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
嘗荅。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
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湏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或以車爲閤。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父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爲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爲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

葦席爲榻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
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
二府以至於薨九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旣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
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
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
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遺事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
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
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
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糲糲每退自公易
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
如一

范忠宣公罷相尹洙三子皆衣布袴先生尹公因揖
上馬見之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范忠宣
公。尹公言行錄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

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
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
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
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
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
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
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
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
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
枕轉。面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師公之儉云

范太史集

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綿布之溫。

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

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

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

樂。簞食萬世師模。紆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

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

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

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

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

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蘇公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為寒素不若也。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祿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斬者

愧之

陳文惠公居家以約儉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神道碑

石介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萊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解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無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呂氏雜記

溫公曰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局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饒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平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纂之子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

以食肉爲貴食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合

大雜志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体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溫公集

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

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幸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

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胡氏傳錄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剗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娼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筍之類，非家人所有。真首官

與沈氏
安用此其後如
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李端明辨疑謂非是。

無嗜好

呂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
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
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
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
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主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
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
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
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孫之翰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筆談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踏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神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吾兒知之，以得汝子，即以其方與所成。

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

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
姬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
于此耳若二妹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
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其無謂也雖然太后
聖慈垂憐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
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
着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崔于人必當送
府勘罪。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遺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
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
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
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
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
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
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
汝自飾至書院中翼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

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頴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旣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西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臥床中。且已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欲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官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官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真是一生將身伏事不

愉如管城之陳酈務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
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
問君實能與他畫者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
持更有甚工夫到此程氏遺書

蘇公頌言少時聞計用董即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
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
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
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鍾
之徒出而民困於括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
徒出而民蔽於夸太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
知之夫龍神騰驤豈可羈也然或羨養於人者謂
其有嗜慾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
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
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
力矣。今人寡言者。雖然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
必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詭詭者。為善為
惡。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曰。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
公徐一言以定。

胡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謹獨
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
涖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
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月參政錡為府曹官簡肅待之
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
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
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
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
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深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
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韓晦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曾爲別。公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爲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闕闕。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有門生爲縣令。杜正獻公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勸無遺，盡去用，毀方克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克合，求合於中也。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

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既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弗與辯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遺事。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氏談訓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却去身裏為其恁地。

攝養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
年者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
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
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
深以為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
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安定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

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爲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儂。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

翼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

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
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
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
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
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莫年歡公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李昉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
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
之謹之靜久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
酎徃徃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
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
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
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
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
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其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

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取。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憲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滎陽公爲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滎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

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
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瓘有斛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
雞鳴而起。終日爲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即
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
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
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
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
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
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術。
異也。聖人能爲此事。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
矣。

好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
所居堂屋。弊。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
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
如此。

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
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卅角之年。同於黷會。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
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

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
頓異昔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
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
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
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
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
歲固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
妾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
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
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
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
乃有患蛤蚧數菴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
來謝

滎陽呂公為郡處令公帑多蓄鮓魚諸乾物及筍乾
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物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
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
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
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

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湏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

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李元

三



